

我是仇貓的那根蠟白紙  
在我的那一篇《兔和貓》  
是白晝招供當然無話可說  
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列今  
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見書  
不免于弄弄筆墨的寫了  
來印了出去對於有些人  
乎總是插着痛處的時候  
繞着痛處的時候多萬一不  
謹甚而至于得罪了名教授  
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  
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  
前輩流可就危險已極其  
變呢因為這人  
好惹的  
怕要渾身發熱之極一  
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  
不是仇貓的麼會迅先生  
自己承認是仇貓的麼他  
說要打落水狗這邏輯的  
義即在我的話來說明  
倘是狗于是而凡有言  
都根本推翻即使我  
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  
不錯。這些既然都該  
士口頭的三三得七  
子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 
是就聞或留心查查  
仇的動機這也非

穆时英◎著

# 南北極
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

# 南北极

穆时英/著

20

远方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南北极/穆时英著. —呼和浩特:远方出版社,2007.4

(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收藏馆)

ISBN 978-7-80723-149-3

I. 南... II. 穆...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 
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9600 号

# 南北极

---

著 者	穆时英
出 版	远方出版社
社 址	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邮 编	010010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
版 次	2007 年 4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225
字 数	2800 千
印 数	3000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23-149-3
总 定 价	566.00 元(共 26 册)

---

远方出版图书,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

远方版图书,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。

# 前 言

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中国现代文学，上承古代、近代文学，下启 1949 年之后的当代文学，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。其突出的特点是用现代文学语言及文学形式，表达当时时代背景下中国人的思想、感情、心理、追求以及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潮流。

轻轻地推开中国现代文学之门，一阵现代白话的清新之风拂面而来。她一扫骈文八股整齐划一的晦涩与沉闷，开始在现代生活的黑白琴键上弹奏出自由潇洒、铿锵有力的旋律。在这里——我们可以和朱自清欣赏荷塘月色的美景；可以向鲁迅探讨投枪匕首的锋芒；可以同闻一多吟颂凝重诗歌的豪迈；可以与徐志摩体会康桥话别的感想。我们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以“左联”阵线为主的广大作家、评论家关注民族存亡、揭露黑暗社会的责任感、进取心。

中国现代文学作为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,与传统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血肉联系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,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民族精神、民族气节、民族特色的作家和作品。他们所创造的现代文学经典,有许多已编入大、中、小学的教科书,并且成为现代民族语言的典范,为中国与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然而,时代转身的脚步急促踉跄,许多作家与作品虽石破天惊,却终因社会生活幕换景移,过早地归沉于历史的深渊。为此,我们经过精心选择,收集了中国现代文学代表作家中的中、短篇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。每人汇成一集,分则可见某一作家创作的基本风格和实绩;合则可以总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。

期望年轻的读者能够重新发现进而体会那一段沉重的血与火的历史,从而担负起构建和谐社会、振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使命!

编者



## 穆时英简介

穆时英(1912—1940年),中国现代著名作家。笔名伐扬、匿名子。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一个银行家家庭。幼年随父来到上海,在上海读完中学,入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。在校期间即在《新文艺》上发表《咱们的世界》《黑旋风》等,施蛰存把他的《南北极》推荐到《小说月报》上发表后,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,自此成名。

1932年穆时英第一个小说集《南北极》出版,所收入的小说大多以闯荡江湖的流浪汉为主人公,写出了贫与富的两极对立,特别引起左翼作家的重视。钱杏屯认为穆时英的小说“一贯的反映了非常浓重的流氓无产阶级的意识”,穆时英“不仅从旧的小说中探求了新的比较大众的简洁,明快,有力的形式,也熟习了无产者大众的独特的为一般知识分子所不熟习的语汇”。

之后,穆时英的《公墓》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《圣处女的感



情》几部短篇小说无论内容、技巧都与《南北极》迥然不同。大部分小说用感觉主义、印象主义方法,在快速的节奏中表现现代大都市的声、色、光、影,以及都市人生的孤独感、寂寞感和失落感。由此获得“中国新感觉派圣手”的称号,与施蛰存、刘纳鸥、叶灵凤、黑婴等形成了中国新感觉派,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誉为“中国第一个现代主义小说流派”。

1935年穆时英与叶灵凤同编《文艺画报》,并办《文艺月刊》。还曾在上海《晨报》编副刊《晨曦》等,其后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,1936年为追踪同他结了婚的舞女仇飞飞去了香港,曾一度在香港《星岛日报》任职。1939年返回上海,先后在汪精卫政权中主持《中华日报》、《国民新闻》社,于1940年被害身亡。



## 目 录

---

- 穆时英简介 / 1
- 咱们的世界 / 1
- 手指 / 18
- 断了条胳膊的人 / 23
- 油布 / 50
- 公墓 / 69
- 旧宅 / 93
- 父亲 / 111
- 百日 / 130
- 空闲少佐 / 141
- PIERROT——寄呈望舒 / 171
- 圣处女的感情 / 205
- 玲子 / 213

南北极 / 220

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/ 257

偷面包的面包师 / 298





## 咱们的世界

先生，既然你这么关心咱们穷人，我就跟你说开了吧。咱们的事你不用管，咱们自己能管，咱们自有咱们自家儿的世界。

不说别的就拿我来讲吧。哈哈，先生，咱们谈了半天，你还不知道我的姓名呢！打开鼻子说亮话，不瞒你，我坐不改名行不隐姓，就是有名的海盗李二爷。自幼儿我也念过几年书，在学校里拿稳的头三名，谁不说我有出息，是个好孩子。可是念书只有富人才念得起，木匠的儿子只合做木匠——先生，你知道，穷人一辈子是穷人，怎么也不能多钱的，钱都给富人拿去啦！我的祖父是打铁度日的，父亲是木匠，传到我，也只是个穷人。念书也要钱，你功课好吗，学校里可管不了你这



许多，没钱就不能让你白念。那年我拿不出钱，就叫学校给撵出来啦。祸不单行，老天就爱折磨咱们穷人：就是那年，我还只十三岁，我的爸和妈全害急病死啦。啊！死得真冤枉！没钱，请不起医生，只得睁着眼瞧他老人家躺在床上，肚子痛的只打滚。不上两天，我的妈死了，我的爸也活不成了。他跟我说，好孩子，别哭，男儿汉不能哭的。我以后就从没哭过，从没要别人可怜过——可怜，我那么的男儿汉能要别人可怜吗？他又叫我记着，我们一家都是害在钱的手里的，我大了得替他老人家报仇。他话还没完，人可不中用啦。喔，先生，你瞧，我的妈和爸就是这么死的！医生就替有钱人看病，喝，咱们没钱的是牛马，死了不算一回事，多死一个也好少点儿麻烦！先生，我从那时起就恨极了钱，恨极了有钱人。

以后我就跟着舅父卖报过活，每天早上跟着他在街上一劲儿嚷：“申报，新闻报，民国日报，时事新报，晶报，金刚钻报……”一边喊一边偷闲瞧画报里的美人儿。有人来跟我买报，我一手递报给他，心里边儿就骂他。下午就在街上溜圈儿，舅父也不管我，啊，那时我可真爱街上铺子里摆着的糖呀，小手枪呀，小汽车呀，蛋糕呀，可是，想买，没钱，想偷，又怕那高个儿的大巡捕，没法儿，只得在外边站着瞧。看人家穿得花蝴蝶似的跑来，大把儿的抓来吃，大把儿的拿出钱来买，可真气不过。我就和别的穷孩子们合群搭伙的跟他寻错缝子，故意过去拦住他，不让走，趁势儿顺手牵羊抓摸点儿东西吃。直



等他拦不住受冤屈，真的急了，撇了酥儿啦，才放他走——啊，真快意哪！有时咱们躲在胡同里边儿拿石子扔汽车。咱们恨极了汽车！妈的，好好儿的在街上走，汽车就猛孤丁的赶来也不问你来不来得及让，反正撞死了穷孩子，就算碾死条狗！就是让得快，也得挨一声，“狗日的没娘崽！”

我就这么这儿跑到那儿，那儿跑到这儿，野马似的逛到了二十岁，结识了老蒋，就是他带我去跑海走黑道儿的。他是我们的“二当家”——你不明白了哇，“二当家”就是二头领：你猜我怎么认识他的？嘻，真够乐的！那天我在那儿等电车，有一位拉车的拉着空车跑过，见我在站着等，就对我说：“朋友，坐我的车哇，我不要你给钱。”

“怎么可以白坐你的车？”

“空车不能穿南京路；要绕远道儿走，准赶不上交班，咱们都是穷人，彼此沾点儿光，你帮我交班，我帮你回去，不好吗？”

“成！”我就坐了上去。

他把我拉了一程，就放下来。我跳下来刚想拔步走，他却扯住我要钱。他妈的，讹老李的钱，那小子可真活得不耐烦哩！我刚想打他，老蒋来了，他劝住了我们，给了那小子几个钱，说：

“都是自家兄弟，有话好说，别伤了情面，叫有钱的笑话。”

我看这小子慷慨，就跟他谈开了，越谈越投机，就此做了好朋友。那时，我已长成这么条好汉啦。两条铁也似的胳膊，



一身好骨架！认识我的谁不夸一声：“好家伙，成的。”可是，不知怎么的，像我那么的顶天立地男儿汉也会爱起女人来啦，见了女人就像蚊子见血似的。我不十分爱像我们那么穷的女人，妈的，一双手又粗又大，一张大嘴，两条粗眉，一对站脚脚，走起道儿来一撇一撇的，再搭着生得干巴巴的，丑八怪似的——我真不明白她们会不是男人假装的！我顶爱那种穿着小高跟儿皮鞋的，铄亮的丝袜子，怪合式的旗袍，那么红润的嘴，那么蓬松的发，嫩脸蛋子像挤得出水来似的，是那种娘儿。那才是女人哇！我老跟在她们后边走，尽跟着，瞧着她们的背影——啊，我真想咬她们一口呢！可是，那种娘儿就爱穿西装的小子。他妈的，老是两口儿在一起！我真想捏死他呢！他不过多几个钱，有什么强似我的？

有一天我跟老蒋在先施公司门口溜达，我一不留神，跌在一个小子脚上。我一眼瞧见他穿了西装就不高兴，再搭着还有个狐媚子站在他身旁，臂儿挽着臂儿的，我就存心跟他闹一下，冲着他一瞪眼。妈的，那小子也冲着我一瞪眼，开口就没好话：“走路生不生眼儿吗？”他要客气点儿，说一声对不起，我倒也罢了，谁知他还那么说。

“你这小兔崽子，大爷生不生眼没你的事！”

妈的，他身旁那个小媚妇真气人！她妈的！你知道她怎么样？她从眼犄角儿上留了我一下，跟那小子说：“理他呢，那种不讲理的粗人！”那小子从鼻孔里笑一下，提起腿，在皮鞋上



拿手帕那么拍这么拍的拍了半天，才站直了，走了。我正没好气，他还对那个小狐媚子说：“那种人牛似的，没钱还那么凶横！有了钱不知要怎么个样儿哩……”妈的，透着你有钱！可神气不到老子身上！有钱又怎么啦？我火冒三丈跳上去想给他这么一拳，碰巧他一脚跨上汽车，飞似的走了。喝，他乘着汽车走了！妈的那汽车！总有这么一天，老子不打完了你的？我捏着拳头，瞪着眼怔在那儿，气极了，就想杀几个人。恰巧有一个商人模样的凸着大肚皮过来，啊，那脖梗儿上的肥肉！我真想咬一块下来呢！要不是老蒋把我拉走了，真的，我什么也干出来啦。

“老蒋，你瞧，咱们穷人简直的不是人！有钱的住洋房，坐汽车，吃大餐，穿西装，咱们要想分口饭吃也不能！洋房，汽车，大餐，西装，哪一样不是咱们的手造的，做的？他妈的，咱们的血汗却白让他们享受！还瞧不起咱们！咱们就不是人？老蒋他妈的真偏心！”我那时真气，一气儿说了这许多。

“走哇，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儿。”他拉着我转弯抹角的到了一家小茶馆才猛孤丁地站住，进去坐下了，跟跑堂儿的要壶淡的，就拿烟来抽，一边跟我说道：“兄弟，你还没明白事儿哩！这世界吗，本是没理儿的，有钱才能活，可是有力气的也能活——他们有钱，咱们凭这一身儿铜皮铁骨就不能抢他们的吗？你没钱还想做好百姓可没你活的！他们凭财神，咱们凭本领，还不成吗？有注的大家住，有吃的大家吃，有穿的大家



穿，有玩的大家玩，谁是长三只眼，两张嘴的——都是一样的，谁也不能叫谁垫踹窝儿。”

“对啦！”老蒋的话真中听。都是一样的，谁又强似谁，有钱的要活，咱们没钱的也要活，先生，你说这话可对？那天我跟他直谈到上灯才散。回来一想，他这话越想越不错。卖报的一辈子没出息。做好百姓就不能活——妈的，做强盗去！人家抢咱们的，咱们也抢人家的！难道我就这么一辈子听人家宰割不成。可是这么空口说白话的，还不是白饶吗？第二天我就到老蒋那儿去，跟他商量还上青龙山去，还是到太湖去。他听了我的话，想了一回道：“得，你入了咱们这一伙吧。”

“什么？你们这一伙？你几时说过你是做强盗的来着？”我真猜不到他是走黑道儿的，还是那有名的黑太爷。当下他跟我说明了他就是黑太爷，我还是半信半疑的，恰巧那时有个人来找他，见我在那儿，就问：“‘二当家’，他可是‘行家’？”他说：“不相干，你‘卖个明的’吧。”他才说：“我探听得后天那条‘进阎罗口’的‘大元宝船儿’有徐委员的夫人在内，咱们可以发一笔大财，乐这么一二月啦。”

“那么，你快去通知‘小兄弟们’，叫明儿来领‘伙计’。咱们后天准‘起盘儿’，给‘大当家’透个消息，叫他在‘死人洋’接‘财神’。”

他说完，那人立刻就走。我瞧老蒋两条眉好浓，黑脸蛋上全不见一点肉，下巴颊儿上满生着挺硬的小胡髭儿，是有点儿



英雄气概，越看越信他是黑太爷了。我正愣磕磕地在端详他，他蓦地一把抓住我，说道：“你愿不愿意加入咱们这一伙？”我说：“自然哇！”他浓眉一挺，两只眼儿盯住我的脸道：“既然你愿意加入咱们这一伙，有句话你得记着。咱们跑海走黑道儿的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靠的是义气，凭的是良心，你现在闯了进来，以后就不能飞出去。你要违犯一点儿的话，就得值价点儿，自己往肚子上擻几个窟窿再来相见！还有，咱们跑海走黑道儿的平时都是兄弟，有事时，我就是‘二当家’，你就是‘小兄弟’，我要你怎么你就得怎么。这几条你能依不能依？”

我一劲儿的说能。

“大丈夫话只一句，以后不准反悔。”（你瞧，咱们的法律多严，可是多公平！）“后天有条船出口去，到那天你一早就来，现在走吧，我还要干正经的。”

那天回去，我可真乐的百吗儿似的啦。舅父问我有什么乐的，我瞒了个风雨下透，一点儿也不让他知道，我存心扔下他，反正他老人家自己能过活，用不到我养老。啊，第二天下午，老李可威风哪！腆着胸脯儿，挺着脖梗儿，凸着肚皮儿，怒眉横目的在街上直愣愣地东撞西撞，见了穿西装的小子就瞪他一眼。妈的，回头叫他认识姓李的！听见汽车的喇叭在后边儿一劲儿的催，就故意不让。妈的，神气什么的，你？道儿是大家的，大家能走，干吗要让你？有本领的来碰倒老李！见了小狐媚子就故意挤她一下。哼，你敢出大气儿冲撞咱，回头



不捣穿了你的也不算好汉！见了洋房就想烧，见了巡捕就想打，见了鬼子就想宰！可是，这一下午也够我受的。那太阳像故意跟我别扭似的，要它早点下去，它偏不下去，好容易耐到第三天，一清早，舅父他老人家还睡得挺有味儿的。我铺盖卷儿什么的一样也不带，光身走我的。到了老蒋那儿，他才起身。我坐下了，等他洗完了脸。他吩咐我说：“初上船的时候，只装作谁也不认识谁，留神点儿，别露盘儿哪。”我满口答应。他又从铺盖卷儿里拿出两张船票来，招呼我走了。到街上山东馆子里吃了几个饽饽，就坐小汽船到了大船上。好大的船哇，就像大洋房似的，小山似的站在水上。那么多的窗，像蜜蜂窝儿似的挤着，也不知怎么股劲儿会没挤在一块儿。和我们同船来的都往大船上舱里跑，我也想跟着跑，老蒋却把我扯走了，往下面走，到了四等舱里。妈的，原来船上也是这么的，有钱的才能住好地方儿！

到了舱里，老蒋只装作没认识我。我只能独自个儿东张西望。晌午时，我听得外边一阵大铁链响，没多久，船就动啦。哈，走了，到咱们的世界去了！我心里边儿那小鹿儿尽欢蹦乱跳，想和老蒋讲，回头一想，我没认识他，知道他是生张熟李，只得故意过去问他借个火，就尊姓大名的谈开了。我才知道这船上有五十多个“行家”：头等舱十五个；二等舱十六个；五个是管机器的；三等舱有十三个；四等舱八个。嘻，我乐开啦。

在四等舱里的全是没钱的，像货似的堆在一起，也没窗，